

图书馆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收集与整理

冯国权

(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图书馆 攀枝花 617000)

摘要: [目的/意义] 口述史具有史料性质,是图书馆收集、保存的对象,也是补充文字资料不足、形成馆藏特色的方式之一,挖掘口述史资源,是对口头文化遗产的抢救,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方法/过程] 从口述史与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的视角,结合三线建设干部学院图书馆的实践经验,对收集和整理三线建设口述资源的意义及方法进行了阐述。[结果/结论] 以收集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资料,建立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库为基础,挖掘和保存好三线建设历史记忆,将为图书馆发展积累丰厚的精神财富,为普通读者与学者提供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推动三线建设研究大发展。

关键词: 口述史 三线建设 口述史资源

分类号: G253

DOI: 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1.01.09

0 引言

口述史源于远古时期人类的口头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口述传统源源不断地汇入到图书馆文献之中,成为人类记录和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口述史是亲历者通过口头叙述的历史,口述史资源已成为很多图书馆的重要馆藏。

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至1980年,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战略决策,为加强战备、改变生产力布局,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开展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设施建设。在三线建设研究中,通过调查访谈,借助普通三线人的“口述”这种全新的视角,记录普通民众在三线建设那个特殊时代下的亲身经历与切身感受,可以真实地还原和再现历史场景;挖掘并使用好这些口述资料,会给三线建设历史本身带来活力;保存好这些历史记忆,将为图书馆发展积累丰厚的精神财富。为此,三线建设干部学院(该院与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以参与三线建设亲历者为主要访谈对象,收集和开发具有三线建设历史记忆老人的口述资源,并汇集成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库,展示三线建设口述史料及研究成果,致力于收集、保存口述资源,为普通读者与学者

【作者简介】冯国权(ORCID: 0000-0003-3882-3291),男,馆长,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公共文化服务, E-mail: 23186664190@qq.com。

提供文献资料服务。本文将从口述史与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的视角,结合三线建设干部学院图书馆的实践经验,对收集和整理开发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的意义及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图书馆口述史资源建设特别是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建设实践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口述史及其在图书馆资源中的重要意义

现代口述史是指通过以现代技术包括录音录像等设备为工具,记述人们口述的具有保存价值、迄今尚未取得的原始资料^[1]。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强调“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被忘记”,柏拉图认为“一切的知识都不过是回忆”,正如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的开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口述史呈现的个体生命历程,需要我们在从事口述史工作时,进行挖掘,使其成为可供利用资源。

对于口述史的界定,国内学者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角度出发做出了不同的理解与回答。笔者认为口述史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亲历者通过口头叙述的历史。在口述史学中,口述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访者所亲历的时代进程、社会状况,以及亲历者本人在时代变迁下的个人经历、体验与反思^[2]。口述历史既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方法^[3]。一方面,从字面加以理解,口述史是“口述”资料的采集,是学术研究人员对关注的历史问题与受访者进行的交谈,口述史是“历史”,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关注的是历史事件和社会历程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其关注的对象是普通人的生活及其经历,让历史不仅全面,而且更为生动,个人口述至少可以起到为国家叙事“补白”的作用。因此,现代研究通常认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是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4]。自此以后,口述史在加拿大、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得到了发展。近几年,中国的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者参与到口述史研究中,口述史的发展方兴未艾。

口述史是图书馆收集、保存的对象,也是补充文字资料不足、形成馆藏特色的方式之一。口口相传是原始社会主要的知识表现形态,《格萨尔王传》口头史诗是古代草原游牧文化的结晶,见证原始社会历史的宝贵口头艺术的最高成就;《荷马史诗》和《诗经》等中西方最早的历史是以口述的形态流传下来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调查中使用过口述材料,古巴比伦神庙图书馆收藏泥版书《吉尔伽美什》,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不同版本《荷马史诗》,口述资料成为古代西方图书馆主要收藏对象。

19世纪70年代,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最早开展口述史工作,成为现代图书馆开发、收藏、整理、传播口述史的先行者^[8]。在21世纪后,我国图书馆中有汕头大学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相继开展了口述史工作^[9]。

2 三线建设口述史研究现状

三线建设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岁月。三线建设口述史就是记录三线人的声音,为后人留下昔日光辉的宝贵的资料。根据对相关文献的调研和在实际工作中的所见所闻,笔者认为

为三线建设资料整理和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的发展:(1)1980年至1990年。1980年之前,由于三线建设处于高度保密,多是与国防和战略相关,提及时称之为“内地建设”,相关研究很少出现三线建设的名称。1980年之后,陆续出现三线建设相关介绍,记述三线建设历史的作品多由一些单位部门牵头编撰或企业组织编写,来自民间个人的记述极少。(2)1990年至21世纪初。三线建设时期部分档案解密,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带动下,三线建设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热点,相关研究增多、内容广泛,记述方式趋于多样化,有回忆录、报告文学、电影、电视专题片等记述形式。(3)21世纪初至今。随着网络技术和新媒体工具的广泛应用,声音、图像、文字记录变得更为便捷,三线建设时期的回忆录、老照片开始在网络传播,亲历者的口述记录正在开展。尤其是近五年来,随着学者对三线建设中的普通三线人的关注,参与研究的群体也发生了变化,有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当事人,有亲历者家属,甚至是身体里和精神上延续着三线血脉的“三线二代”“三线三代”加入其中,更加拓宽了口述资料来源,丰富了活态的史料。

关于三线建设口述史研究成果状况,笔者以CNKI网上的全文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源,以篇名“三线建设”进行检索,有学术期刊论文532篇,报纸32篇,在检索结果中检索“口述史”,仅有学术期刊论文3篇,报纸1篇。为了较为详细和全面了解研究现状,笔者用“口述历史”“口述文献”“口述史料”“口述档案”等概念进行二次检索,有学术期刊论文6篇。许峰在《开展三线建设口述史的抢救性工程》中强调是到了“抢救”史料的紧要关头了,而在种类繁多的史料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三线人的“声音”^[5]。谢正发在《三线建设口述史料收集整理刍议》中对三线建设口述史料收集整理重点进行了探讨^[6]。许南海在《口述史在“三线”建设研究中的功用与规范》中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三线”建设研究并指出须严格遵循其规范^[7]。有关三线建设的口述史研究虽少,却反映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一个十分独特的领域。

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史资料,是对三线建设者最崇高的致敬,是一笔独特而珍贵的精神财富。部分政府机构、企业、学术研究机构、文献工作者以及亲历者,已开始着手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编撰、出版文集。(1)政府方面,党史研究室、工会、档案馆等机构,针对某些三线建设时的领导干部、典型人物代表进行访谈并整理出版文集。如德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印了《铭记——63位德阳三线人口述史》,重庆市党史研究室对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时期干部做了采访,遵义市《遵义三线建设亲历记》收录100多篇回忆录,攀枝花市总工会《筑城——攀枝花下的三线人》采访了54位劳模和领导。(2)企业方面,一些三线企业组织编写本厂回忆、口述文集。原自贡市硬质合金厂职工欧大可,寻访企业200余名离退休干部和职工,最终完成了35万字书籍《那山那人 那些事》;贵州长征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编纂《长征电器四十年》、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编印《卫东记忆》。(3)学术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对口述史进行研究。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收录了采访的43位上海小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王小平在自贡市对三线人进行口述访谈,主编了亲历者口述资料与回忆录。(4)攀枝花文献工作者整理完成了领导干部、普通建设者以及1964年修建成昆铁路的印尼华侨的口述文献。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收集口述历史视频120人,8000多分钟;全国劳动模范雷永、煤炭部劳模孙仕平、省三八红旗手李有兰等7名三线历史名人,整理30余万字的口述材料编撰《峥嵘岁月——从三线建设一路走来的河门口》;今年是攀枝花开发建设55周年和成昆铁路通车50

周年,《攀枝花英雄·108将》以采访实录、口述回忆的方式,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感人故事。(5)亲历者的回忆、口述资料在网络上大量出现。亲历者对三线建设怀有特殊的感情,有的撰写回忆录,有的接受访谈,如陈刚《三线的日子:我的1966~1979》、蒋辛《青春的回眸:三线建设者的奋斗故事》;也有某些破产企业职工联合收集、撰写本厂职工文集,如四川锦江厂编印《锦江风云》《锦江情韵》,四川913厂编印文集《中和风雨行》,江西小三线企业人民厂编印《我们的人民厂》,9304厂出版了《征程》,重庆晋江机械厂收集、出版了《晋江记忆》。(6)加强对关键作者著述的收集,如收集徐有威教授的著述《上海小三线口述史》《口述历史:上海小三线建设在安徽》等。

3 特色资源视角下图书馆三线建设口述史收集与整理

根据对三线建设研究发展阶段的梳理可以看到,口述史资源已经开始受到各界关注,全国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料收集和整理方兴未艾,且尚存在许多空白,这方面工作既是三线建设研究的重要方向,也应成为三线建设地区图书馆进行特色资源建设和开发的重点和亮点。三线建设干部学院图书馆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笔者将结合该馆的实践经验,梳理和探讨图书馆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收集与整理的方法。

3.1 注重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特色

图书馆资源建设重点在于突出本地特色,并以特色资源作为开发的亮点。图书馆开发口述史,应着眼于本土文化建设,针对本土文化特色进行选题,特别是对本地区即将消失资源进行抢救与发掘。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同志、开拓者大多已去世,或因年迈体弱失去了表达能力,口述史资料调研和采集人员常常听到这样的叹息:“你们如果早几年来,就好了!”^[10]口述史研究目的是再现历史,因而需要深入实地调查访问,挖掘历史细节,弥补史料中的空白。文字资料的保存,历经千百年仍可以阅读,文物存世更久;口述史则不同,历史当事人一旦不存在了,他们经历的一切和心中的故事就会失去,成为永远的遗憾。因此,在当事人、知情人在世时,图书馆应以“时不我待”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保留、整理他们的口述资料,见证那段特殊的历史岁月留存的历史记忆。

口述史的价值,不仅能提供史料,也能给予读者很多的启示。受访者回顾、讲述个人平生经历兼及个人的见闻,并有涉及生活、社会、工作、人际等方面的人生感受、感悟,在谈论自身时也会有不少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有关社会发展的内容,能把读者带入到受访者回忆的历史场景和精神世界中。三线建设口述史的特点是:将普通人经历作为关注对象,以弥补历史研究中文献史料不足;真实地还原当时生产生活场景,让亲历者有了表达自己的可能。对于三线建设口述资料需把握以下几点:(1)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借助普通三线人口述资料,关注普通人民大众,把目光转向广大的普通三线人,让他们加入到三线建设的历史叙述中来,记录他们个人生活、工作经历以及人际交往等,“还原”和“再现”三线建设历史场景。(2)呈现历史细节,弥补文献缺漏。有细节的历史更真实和富有质感。通过调查、整理、加工三线建设口述资料,为还原某些历史真相提供线索。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雷永,当时年仅

20岁,怀着爱党、爱国的激情,毅然加入到三线建设队伍,随大军浩浩荡荡走进攀枝花,面对这里炎热、干燥的气候以及满眼的荒凉,说道:“来就干好,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决不当逃兵”^[11],让我们能够“听”到更多的关于三线建设的历史细节。图书馆通过口述资源开发,有助于地方文献的保护,也极大地丰富了馆藏文献。

3.2 遵循口述史资源采集与整理的一般方法

口述史资源建设中,一些问题需要重点关注,例如如何让采访者与受访者建立友好关系?如何编辑文稿?如何重复使用与保存存储介质?以及采访人员培训与资金问题等。为采集更多特色化口述史资源,图书馆采集口述史要兼顾对受访者认知与情感的关注,在方法上应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1)访谈前准备。根据研究历史事实的访谈,进行文献资料的充分准备与研究,厘清研究的重点。(2)访谈前设计。根据访谈的对象、内容与关切,围绕历史事实和细节,进行专业的设计,同时了解受访者在历史事实下的生命状态。(3)访谈过程中。既要把握好提问、交流与记录,还要关注并拍摄受访者相关文献及物品,例如照片、日记、家谱、证件等。(4)内容获得后。需要将不同受访者口述信息进行比对与校勘,过滤掉干扰及不实信息,整理口述资料。(5)在口述资料生成后。结合相关文献史料进行考证,形成更具可信度的口述文本。(6)口述文本分析。对于经考证的文本,要置于整体的历史逻辑中来审视,认识其间的关联性与意义,对于存在的任何不符与冲突,都需要从内在逻辑上进行分析论证,并将受访者的情感认知与生命感受融入其中,从而得到基于真实性原则并兼顾生命状态的口述史料。

3.3 拓展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整理工作

口述史资源建设有三个执行层次:征集已有口述史成果;社会机构或个人将口述史保存于图书馆;自行开发口述项目^[12]。因此,从口述历史文献的建设途径看,图书馆收集口述历史文献一般有征集接收、自建、共建三种模式。国内图书馆大多采用三种模式混合。图书馆应充分考虑经费、人力、读者需求的因素,为获得口述史的完整价值,认真制定实施计划,才能获得有研究价值的口述史料。

口述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是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它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得到了学术界认可。图书馆通过主动访谈各界人士,形成口述资料,主动介入知识生产过程,并将知识生产与知识保存融合的实践活动,在保存人类文化记忆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图书馆将档案文献与口述材料综合运用,在历史情景下正确地解读和运用史料,这种整理工作使图书馆的学术水平得到了提升。

图书馆挖掘口述史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这项工作的拓展还有赖于图书馆在文献采集、编目、整理、检索方面的经验积累和在口述资源数字化、元数据标准与政策、在线利用等方面实践探索,以及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整序、贮存、检索,形成其价值实现的完美链条。在图书馆网站上,读者也可对口述史资源进行揭示与描述,还可修改口述史资源的转录文本。

3.4 让社会力量参与开发口述史资源

从实践经验来看,吸收社会力量参与,能够更有效地开发口述史资源。三线建设干部学院图书馆在口述史资源开发初期,以图书馆为主导,吸收志愿者、研究学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共同完成口述史资源开发工作。志愿者的参与能从多角度、多方向来开发口述史资源,通过多个案研

究、多受访者访谈,从多维度视角来比较特定社会时期的特定历史事件,能够更生动、客观、真实地还原历史事件和重要信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图书馆对所招募的志愿者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寻找被访者;如何访谈、提问;如何使用采访手册,等等。在口述史采集过程中,除负责采访的志愿者外,还需其他志愿者参与进来,开展辅助工作。此外,与相关单位合作,也是利用社会力量实现资源互补的有效途径。

通过采用上述方法,三线建设干部学院图书馆收集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资料,建立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库,以此为基础,挖掘和保存三线建设历史记忆,为图书馆发展积累丰厚的精神财富,为普通读者与学者提供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推动三线建设研究的发展。该馆设立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史项目,采取田野调查、单位走访、街道咨询、走村串户的方式对受访者进行搜集、甄选,以确定访谈目标人物,了解他们怎样来到三线建设基地,尤其是攀枝花的,其动机是什么,居住下来后从事的工作,三线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等,内容逐步涉及劳动者动力形成、地方商业发展、工农关系、城乡互动、族群生态等三线建设图景,力图全面生动地还原攀枝花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大三线建设的历史原貌。特色资源的收集包括接收音像、照片、家书等珍贵实物资料,同时,该馆依托三线文化研究中心开展书信往来收集和研究。通过对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收集和整理,该馆拓展了特色资源,提升了服务和研究能力,逐步将自身打造成为本地口述史中心和三线建设特藏馆。图书馆收集三线建设口述史资源,改变了过去仅仅收集三线建设文献资料旧模式,增加收集口述史资料内容,构建起“人无我有”的特色资源,使馆藏资源更加丰富和更具地方特色,为推动三线建设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4 结 语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口述史资源仍是宝贵的文献资源,是人类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十多年前,大批工人、干部、知识分子怀着奔涌的激情,投身到三线建设中,他们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和创造者,也是三线精神的记录者,记录下他们的声音,就是记录下了生动的三线精神史。挖掘收集口述史资源,是对口头文化遗产的抢救,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图书馆通过口述史资源收集,获得口述史的完整价值,汇集成特定主题资源库,以补充馆藏和形成特色馆藏资源,为普通读者与学者研究三线文化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服务。当然,仅靠一家单位独自进行三线建设资源的收集显得比较单薄,必须树立保护人类知识的大理念,实现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

- [1] 杨祥银. 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5-6.
- [2] 周晓虹. 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J]. 学习与探索, 2020(7).
- [3] 左玉河. 口述史的方法论属性与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N]. 光明日报, 2017-01-16.
- [4] 李向平, 魏扬波. 口述史研究方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5] 许峰. 开展三线建设口述史的抢救性工程 [N]. 贵州日报, 2019-09-25(010).
- [6] 谢正发. 三线建设口述史料收集整理刍议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29(4):53,65.
- [7] 许南海. 口述史在“三线”建设研究中的功用与规范 [J]. 文化产业, 2019(1):46-49.
- [8] 王子舟, 尹培丽. 口述资料采集与收藏的先行者: 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1):13-21.
- [9] 祁兴兰. 国内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口述资料研究进展及特点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4,58(9):121-128, 142.
- [10] 徐有威. 口述史和中国当代军事史研究: 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例 [J]. 军事历史研究, 2012(1):149-151.
- [11] 全国劳模雷永: 无私奉献、一心为公的学习榜样 [EB/OL].(2019-03-21) [2020-05-01]. <https://cbgc.scol.com.cn/news/128885>.
- [12] 陈俊华. “创造史料”的图书馆: 口述历史在地方文献工作中的应用 [J]. 图书情报工作, 2007(5):130-133.

A Study on Library's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Oral History Resources in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FENG Guoquan

(Library, the Party School in Panzhihua City, Panzhihua 617000,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ral history is the object of library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ways to supplement the lack of written materials and for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collect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urgent to excavate oral history resources, which is the rescue of oral cultural heritage. [**Method/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al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of librar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and methods of collecting and sorting out oral resources of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library of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Cadre College. [**Result/conclusion**] By excavating and preserving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libraries will accumulate rich spiritual wealth for their development, provide ordinary readers and scholars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research.

Keywords: Oral history;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Oral history resources

(本文责编: 周 霞)